

《镜花缘》故事选

古典名著漫游

章培恒 等 ● 导读/选注



大鳳凰
青少年文庫

2

海南出版社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古典名著漫游2

《镜花缘》故事选

李汝珍

原著

章培恒等

选注

海南出版社

《镜花缘》故事选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古典名著漫游》

《镜花缘》故事选

章培恒等 导读/选注

责任编辑:朱作霖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图书音像批销中心经销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37.5

字数:740千字 印数:1~10682

ISBN7-80590-096-5/Z·11

全辑六册总定价:45.00元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总序

我为什么要为青少年编书

◆陈思和

记得在“文革”的年月里，我在上海杨浦区的一所不著名的中学里混着，那时学校里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可是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课可以上，同学们到教室里去坐一坐，聊一聊，已经算是很好的学生了。可是在地下，同学之间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图书，都是一些被撕了封面、插图上打了叉叉的破旧小说，还有手抄本。这些书在我们手里传来传去，囫囵吞枣地被议论着，消化着，从这里我开始知道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大仲马和巴金。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每天放学后就聚在一起，有时在操场上，有时在马路边，交流着刚刚看过的“资产阶级小说”的体会。现在想起来那些交流都近于胡说八道，可我们却谈得出神入化、如痴如醉，直到天全黑了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家，然后匆匆吃过晚饭又进入下一轮

的阅读。我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以后,由读文学作品慢慢发展到阅读各种文史著作,记得在1969年时我借到一本焦循的《孟子正义》,我那时因读毛泽东的诗词,对繁体字直排本都有相当的兴趣,于是也不管读得懂读不懂,竟一字一句地抄了几个月,成为我收藏的第一本手抄本。

就是这样开始的,在那个不提倡读书的年代里,我对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十四五岁的少年一切都在迅速地长大,身体在发育成长,欲望在不断滋生,心智也渐渐地成熟。过去只觉得是懵里懵懂地一天天打发日子,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一种强烈的时间感会刺激你、追逼你、让你感到空虚和焦虑。那时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知识,可是我心里却紧张地感受到自己的年龄在一天天长,要变成“大人”了。在孩子的心目中,大人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可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无知无能。这种随年龄一天天增强的内心恐惧,只有靠拼命地求知才能把它抵消。前些日子我找旧东西时无意翻到一张当年的个人学习计划,第一句就写着自勉的话:我不能辜负自己的年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让年龄白白地增长。于是我到处借来“文革”前中学各年级的课本,语文、数学、英语等等,几乎是见到什么就自学什么,连化学也自修到二年级,后来因为没条件自己做实验,才不得不停止学习。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借到一套50年代的高中文学

课本。现在中学里只有语文课本，可我借到的确是“文学”课本，一共四册，第一册是先秦两汉文学，第二册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文学，第三册是元明清文学，第四册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课文是《诗经》的《关雎》，最后一篇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片断，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都被选进去了；而且每一单元都有时代概述和文学史概述，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解，虽说是作品选，却给了你一个完整的文学史知识。后来我读大学中文系，上过专业的文学史课程，也读过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知识面是扩大了许多，但对我影响最深，并成为我的文学史知识的基本功底的，仍然是那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可惜这套书后来不知流落到谁的手里，近几年来我愈来愈怀念这套课本，曾多方打听当年编选教材的情况。偶然在一次学生作文评奖的活动中遇到一位著名特级语文教师，我说起这套教材时她也深有同感，她告诉我这套教材是50年代教育改革时编的，但不久又被改掉了。她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她说，把文学作品仅仅作为语文教材是不够的，中学生的许多想象力就是靠文学艺术才激发起来的。是啊，读文学作品，当然应该弄清楚语词的含义和文法的规律，但更应该的是通过阅读，获得一种少年男女对美的感受，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美感，还有透过语言艺术来获得人类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好心灵美好感情的特殊感受。这是靠心灵对心灵的呼唤，靠感情对感情的激发，靠智慧对智慧的启迪，决不是简单的几句概念和几条定

律所能传授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说她自己正是靠读文学作品成长为语文教师的，这也让我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失学的年代里唯一能照亮我的心灵的就是靠阅读大量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学作品。我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不能不对滋养我心灵成长的文学作品怀有深深的感激。

我想少年男女的成长道路上必然会面对三个世界：现实世界、知识世界和心灵世界。现实世界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通过生活实践来逐步了解它；知识世界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我们不可能都从实践中获得，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来掌握；心灵世界最复杂，它包括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人格精神，也包括一些稍纵即逝的心理因素，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能了解自己的心灵，或者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灵，而文学，是指引我们进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最初向导，以后还可能通过文史哲学来求得。如果一个人生活很优越，知识也很丰富，但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却一无所知，这个人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健全的、丰富的、坚强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现在少年男女的生活学习条件与我在中学“混”的时期相比，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学校教育制度，都不知要好多少倍，但是，心灵世界是否也很丰满呢？我常常接触一些同龄朋友，他们跟我一样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期，没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后来

也没有机会靠自学来发展自己，就这样平平庸庸地人到中年了，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去实现自己已经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为了达到这一人生最后心愿，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繁重的学习任务，除了学校里正常上课以外，晚上请家教，休息天上业余学校补课等等，孩子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密密麻麻。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都不错，功课多少也能长进一些，可是他们却失去了游戏的时间，幻想的时间，看闲书的时间，与其他同学交流的时间，甚至也没有了发泄青少年特有的苦恼的机会和时间。有一次我告诉一个孩子，我小时候经常爬在一棵桃树上，仰着脸，一面背书，一面看着天空怎么变换颜色。这位孩子像听神话一样，惊奇地问：什么是桃树？你怎么能爬上去？天空有什么看头？你妈妈不骂你？你为什么不做作业？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感到无从回答。

每每我将这种忧虑告诉那些做父母的朋友，他们大都同情我的说法，但又觉得现在的孩子学习不自觉，根本不能对他们放任自流。我没有从事过青少年教育工作，不知我的那些经验和想法是否都浪漫得过了头，但我总是不服气地想，你们根本不给孩子一些放松的机会，又怎么能知道他们学习不自觉呢？从青少年的全面成长角度说，无论如何应该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让他们有时间和有条件面对自己的心灵世界，来逐渐地认识它和丰富它。所以我想为青少年编辑这套“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就是想做这个尝试——替孩子们争取一点

课外阅读时间和提供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让孩子存放自己的感情和心灵。现在为青少年编的书有许多,可能各有各的特点。我对这套丛书的设计很简单,一是请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为青少年编写普及读物,把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陆续介绍给青少年读者,让正在逐渐接受现实世界和知识世界的少年男女,将自己的心灵蓓蕾直接栽到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使心灵之花得以健康开放;二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一批有价值、可以经常放在书架上和床头边,像是一个好朋友一样随时可以交流心灵的读物。外国有类图书,叫作家庭常备读物,但不是那种家庭卫生、食谱之类的实用工具书,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参考书,而是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少年读的小说。也就是说这类作品可供家庭里的一代代成员读下去,父母读过的书,还可以保留给孩子读,再留给孙子读……永远不会过时。我把这套书取名为“青少年文库”,也就是这个意思。

前几年我编辑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和“火凤凰文库”两套丛书,一套是以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为主的批评文集,一套是以著名学者、作家为主的纪实体散文,出版后都受到了大学生、研究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我用“火凤凰”这个美丽的象征作为礼物送给广大青少年朋友,希望青年一代真的像火中的凤凰那样绚丽灿烂,凌空而上,成为真正无愧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新一代。

1997年2月4日于上海黑水斋

导言

章培恒

《镜花缘》作者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曾长期寓居于海州（今属江苏连云港市）。大致生于1763年左右，死于1830年或稍前一些，那已经是清代的后期。他性格豪爽，兴趣广泛，学问渊博，对音韵学有较深入的研究，著有《受子谱》（围棋谱）和音韵学著作《音鉴》等书。当时求取功名所必须的八股文，他却看不起，当然也不屑好好地学，所以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只在河南任过县丞。

《镜花缘》共一百回。据作者自己说，他生逢太平盛世，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余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余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他为此而“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镜花缘》一百回）。这样的创作态度，在我国小说史上真可谓千载难逢。根据现有资料，以三十多年的层层心血来“以文为戏”，除李汝珍以外，我国还没有第二位这样的小说家。

他的这种创作态度给作品带来了几个明显的特点，它首先表现在全书的情节构想上。

这部小说所写的，是这样的故事：在一次庆贺王母寿诞的宴会上，嫦娥要求百花仙子命令百花齐放，为王母助兴。百花仙子却因各花开放皆有一定时间，若要百花齐放，必须玉帝旨意，所以不肯愿意。言来语去，与嫦娥说僵了。百花仙子当即表示，除了玉帝之命以外，“即使下界人王”提出这样的要求，她“也不敢应命，何况其余”；在嫦娥的挤兑下，她还进一步保证：如果没有玉帝命令而她“竟任百花齐放，情愿堕落红尘，受孽海无边之苦”（第一回）。后来心月狐受命下凡去当皇帝——也即武则天，嫦娥就嘱托她在登位后下旨让百花齐放。过了若干年，武则天果然下了这样的命令，其时百花仙子恰巧外出，她统辖下的各位花神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就都按照皇帝的命令而开花了。为此，百花仙子与各花神都被贬下凡尘。百花仙子降生在岭南唐家，名为小山。在她长到十几岁时，父亲唐敖因在功名上受到挫折，就想出世求仙，又梦见神人告诉他，“有名花十二，不幸飘零外洋”，若能“力加培植，俾归福地”，便是有助于成仙的“功德”（第七回）。于是唐敖便跟着他从事海外贸易的内兄林之洋出海游历。林之洋船上有一舵工多九公，为人老诚，满腹才学，与唐敖很谈得来。他们在海外经历过君子、大人、黑齿、白民、淑士、两面、女儿等数十个国家，遭逢许多奇遇。唐敖服食了几种仙草，也找到了“名花十二”——其实是十二位由花神所托生的少女，终于功德圆满，在小蓬莱成了神仙。他的女儿唐小山得知这消息后，到海外寻父，没有寻见，却得到了唐敖的一封信。其时武则天下诏举行女

性的科举考试，信中命她改名闺臣（表示她是唐朝的闺中之臣），前去应考。唐闺臣从海外回来后，就跟她的亲戚朋友——包括十二“名花”——前去参加考试，都被录取了。这次共录取了一百名才女。她们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玩了十天，这才彼此分别。最后，唐闺臣和另一位才女颜紫绶成了仙，有几位才女在女儿国分别作了皇帝和宰相，另几位才女因跟着丈夫反对武则天，在战争中被杀或自杀了，而武则天也让位给了自己的儿子——唐中宗。

在这一百回的大书中，写唐敖、多九公等人在海外的游历用了32回，写唐小山海外寻父的经过用了10回，写才女们的十日欢聚用了25回。前二者所着重的是唐敖父女见闻，遭逢之奇特，后者则主要写才女们的游艺活动和谈论学问。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追求趣味性。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谈论学问的部分不免显得枯燥，但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这同样是有趣味的话题。书中所涉及的唯一政治问题，是武则天“一味尊崇武氏弟兄，荼毒唐家子孙”所引起的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与斗争，但前后只用了大约七回的篇幅，而且并无重要意义，不过起着陪衬和铺垫的作用。例如，唐敖就是由于这一内部斗争的牵连而仕途失意，终于到海外去游历的；但如给唐敖的仕途失意另找一个原因，对全书的主要情节也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即使在写及这一问题时，也常常会有追求趣味性的倾向。全书的最后部分叙述忠于李唐的人与武氏弟兄的战争，就是如此，章荭（hóng）被困青钱阵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总之，全书的情节安排都着重于趣味，这是作者的创作态度带给本书的第一个特色。

其次，在具体的描写中，作者也常常追求风趣。他不但

不重视对作品中人物的道德评价，甚至也不希冀真实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作品既不能引起读者道德上的激动，也不能引起感情上的剧烈波澜。它所给予读者的是愉悦。例如，唐闺臣到海外寻父时，有一次被大盗劫走，她的两个同伴——婉如、若花也一起被劫；大盗想将她们作妾，她们不愿受此凌辱，准备自杀。下面是她们当时的对话：

若花道：“我们还是投井呢，还是寻找厨刀自刎呢？”闺臣道：“厨房有人，岂能自刎？莫如投井最好。”婉如道：“二位姐姐千万携带妹子同去。倘把俺丢下，就没命了。”若花道：“阿妹真是视死如归。此时性命只在顷刻，你还斗趣。”婉如道：“俺怎斗趣？”若花道：“你说把你丢下就没命了，难道把你带到井里倒有命了？”

在这里，作者既不从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对她们的以死全贞进行热烈的歌颂，也根本不去揭示她们在临死前的悲痛、愤怒或依恋、忧急，却让若花抓住婉如的一句话大做文章。其实，人在惶急之时用词不当，本是常有的现象，从这种现象原可进一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作者却只注意于用词不当的可笑，并通过若花把这可笑之处指了出来。当然，这样的写法是不真实的：处在那样的情况下，若花不会再有闲情逸致去注意并分析婉如的这种小错误。但读者读到这里，倘非有意吹毛吹疵，大概很少有人会指责作者描写的不真实，可能还有不少人会得为此而微笑。再如林之洋在女儿国卖货，忽被国王看中，要他做王妃，并强迫他缠脚。“及至

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这本是一个很能反映缠足的残酷性的事件，作者对缠足也确是反对的（在写君子国的那部分中，作者还把缠足作为“俗弊”之一来加以抨击），但接下去他却让林之洋哀求道：“奉求诸位老兄替俺在国王面前方便一声，……俺的两只大脚，就如游学秀才多年未曾岁考，业已放荡惯了，何能把他拘束？”这就使读者把注意力从缠足的残酷性移开，而失笑于林之洋这一譬喻的匪夷所思了。

可以说，这是一部十分致力于风趣的作品。在我国古代小说中，致力于风趣的，据我所知，只有《西游记》和《镜花缘》两部。《儒林外史》虽然也揭露出生活中许多可笑的东西，但那是严肃的讽刺，而不是轻松的风趣。尽管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并不重视风趣，但对人的精神生活来说，风趣实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正因为在我国古代致力于风趣的作品是如此之少，所以也就显得难能可贵。

《镜花缘》这一特点的形成，绝非偶然。一个人为了“以文为戏”，竟肯“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足见他对游戏——文字游戏也是游戏的一种——是何等重视！倒过来说，他对那与游戏相对立的所谓正经事却未必很看重，否则绝不肯为了游戏而消磨掉这么多岁月与心力。这是一种很洒脱的人生态度。也正因为洒脱，就不至于把历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看得那么神圣，更不会把世俗认为当然的事一律看成正常，于是在生活中发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荒谬，包括语言的舛认（上文所引婉如的那句话就是这类舛认的一例）。但既是游戏，他自然不愿自己和读者由这些荒谬而获得悲痛、愤懑（mèn），却希图由此而导致开颜一笑。这也

就构成了他作品独有的风趣。

第三，也正因此，《镜花缘》中还存在若干独到之见，那是对传统观念和世俗行为不盲目认同而必然进行的重新思考的结果。在叙述君子国的部分所出现的反对算命合婚、迷信风水、请客饮宴时讲排场等等言论，都属于这一类，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议论的论据也还不无可议之处，但在当时却已很难得了。

在这些独到之见中，最可贵的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认识。作者在书中特地安排了一个女儿国。这一类国名虽然很早就有，如先秦古籍《山海经》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见该书《海外西经》）在《西游记》中也出现过西梁女国。但那都是没有男子的国家。《镜花缘》的女儿国却是男女都有，只不过“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也即社会、国家的大事都由女性负责处理，男性则只能管家务。这对于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当然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但作者却并不这么认为。请看书中间唐敖与多九公的有关对话：

唐敖道：“九公，你看，他们原是好好妇人，却要装作男人，可谓矫揉造作了。”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这等说，只怕他们看见我们，也说我们放着好好妇人不作，却矫揉造作，充作男人哩。”唐敖点头道：“九公此话不错。俗话说：‘习惯成自然。’我们看他虽觉异样，无如他们自古如此；他们看见我们，自然也以我们为非。”

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社会之由男性支配女性，原不是甚么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事，而仅仅是一种习惯，它跟女儿国之由女性支配男性，并无优劣之分，而仅仅是习惯的差异。既然如此，中国古代在男女关系上的一系列伦理规范、法律条文，就都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假如说，在叙述君子国部分所出现的对某些习俗的抨击是通过作品人物之口来进行的，以致那些段落已跟演讲辞颇为接近，不再具有小说的感人力量，那么，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却是渗透在对女儿国的整个叙述中的，通过有关的事件和人物，明眼人自会理解：那个由女性支配的社会并不比男性支配的社会有任何逊色之处，那个社会里的不合理现象（例如强迫林之洋缠足），也正是男性支配的社会所具有的。在书中的其他部分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与红红、亭亭论学，最后弄得狼狈不堪，就说明了女性的聪明才智绝不弱于男性；唐闺臣等人参加科举考试，有一百名才女被录取，则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里被作为男性特权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女性同样能走。

总之，渗透着作者对妇女问题上看法的很多叙述都具有新鲜感，读来使人兴味盎然。这种由独到之见所形成的新鲜感，也就成为《镜花缘》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由于作者是“以文为戏”，有时就不免过于重视个人的兴之所至，而不考虑作品的艺术效果和读者的接受能力。加以作者本是相当渊博的学者，写作此书时又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更可从容查考，不断充实，作品里“掉书袋”的

情况相当严重。其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不算太少的冗长、乏味的叙述，如写一百位才女的十日欢聚竟用了二十五回，尽管她们主要是从事游艺活动，但没完没了地看她们怎么行令，如何说俏皮话等等，到后来就很难避免厌倦之感；另一方面，作品中涉及学问的地方太多，有些是直接谈学问，这对于接触过此项学问的读者来说可能是有兴趣的，但大多数读者却会感到索然无味，还有一些是将学问溶入于故事中，以致一般读者不易领会。例如章荏被围攻于“青钱阵”中时，生出种种幻境，他觉得自己成了一所大宅子的主人，并有了许多男女奴仆；这许多奴仆的名字，其实都是古代钱币的名称，以与阵名“青钱”相呼应。但如不是对古代钱币具有丰富的知识，谁又能充分理解这一点呢？

我想，由作者的创作态度所导致的这第四个特点，恐怕不能算是优点。但从总体来看，《镜花缘》在我国小说史上不失为优秀之作。所以，海南出版社要从中选出若干故事以奉献给青少年朋友，自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但是，要从一部一百回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选出七万多字的故事而又能较好地反映该书特色，真是谈何容易。从事这一工作的贾英女士为此竭尽全力。她不是追求把全书的故事梗概尽量具体地向读者传达，而是力图把书中最风趣、最具有新鲜感，或最能显示作者独到之见的故事尽量忠实地向读者介绍。尽管由于本书所收的九个故事，在原书中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为了把它们贯串起来，有时不得不动些小手术，以致最后两个故事开头交代情节的文字都是贾英女士所加（当然，其所交代的情节是原书所有的），但这部故事选的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的文字仍都是《镜花缘》原文，较好